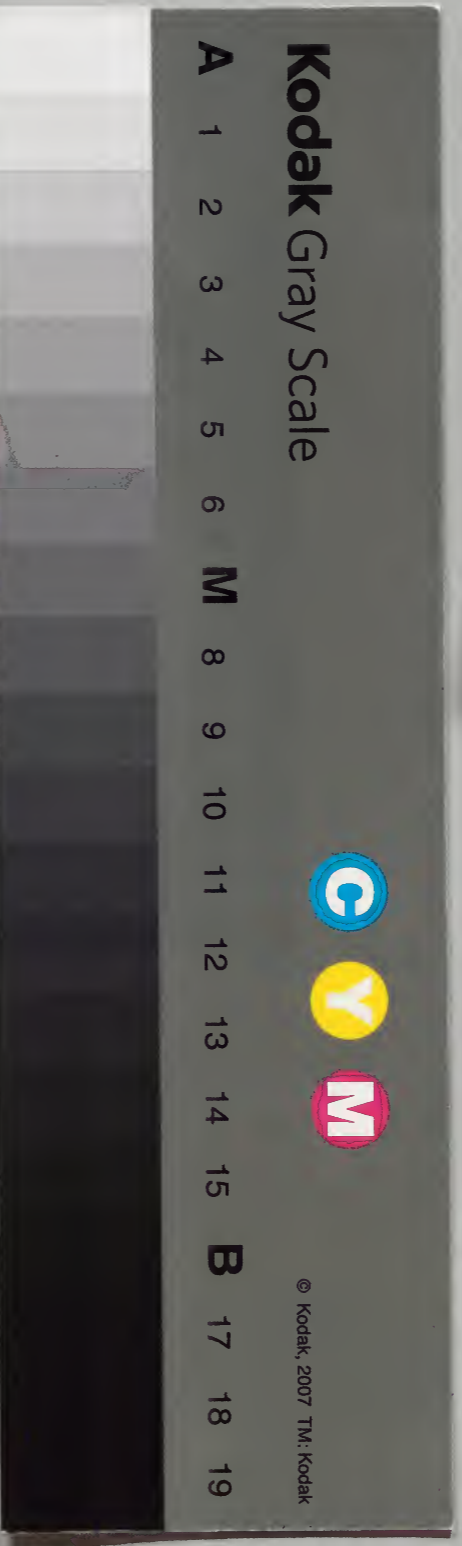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九六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
冊數	5 (1)
函號	276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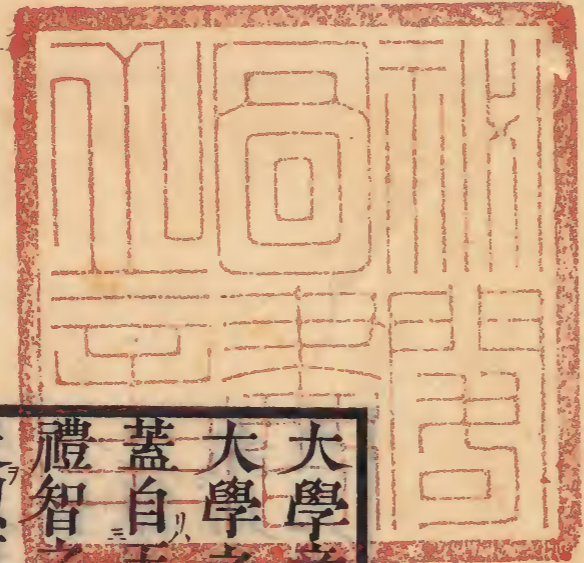
改謬誤正訓點

小松版

四書集註

高崎書肆
東京書肆

煥乎堂
寶文閣
合梓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

四書
大學章句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

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

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

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

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

四書

大學章句序

四

補云。學古之道。古人必欲其心誠。不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夫大學之於古也。猶天之有日月也。不可一日而缺也。然則大學之於人。亦猶天之有日月也。不可一日而缺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歸。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四書

大學

四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自天子以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誤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與我而我之所以審也天之
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
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結所
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
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康誥曰作新民
言振起其自新之
間斷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
也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
止居也言物各有
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緝
作綿○詩小雅綿蠻之篇綿蠻鳥聲丘隅岑
蕭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
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
六反菴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
作嘔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成
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喧宜著。盛大之貌。謹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叙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入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
此特其衍文也別有闕文
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問音開厭鄭氏讀為厭○問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許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

四書 大學

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當作心也。

忿弗粉反，憶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

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為僻惡而之惡救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效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
 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
 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
 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
 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
 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
 上文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天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
 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
 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入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
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欲。不
能絮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
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
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四書 大學 十四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爲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盡。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四書 卷之五 五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散財以得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以愛其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良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黎絜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 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者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愛道學之失其
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
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
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愛道學之失其
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
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
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三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
名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詒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朱熹章句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祀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謂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出於天。亦此意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莫見乎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見音現。○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頭。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君子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子曰右第三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

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

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拏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无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奉也。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奉持而著之。心會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

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也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

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

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入為強君子之道也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入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此四者汝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喪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四書

中庸

喪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以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而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天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

四書章句

矣。餘見第
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以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不能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詩云。鸛飛戾天。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鸛。余專反。○詩大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四書章句

九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

柄則法也。晚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入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忠恕違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道不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入。

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
絕句。○求猶責
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
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
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
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

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微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
得而俟命不願乎外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故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也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
母其順矣乎於妻子謂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故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言。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

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大詩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躬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者言之。

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戶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磨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策。方版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

政在人。取入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入。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入。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指入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入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入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相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入欲而忘返。儒者甘為入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入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
臣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喜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信重祿謂待之誠如養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謂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聘諸侯使大夫來獻王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指路其劫反行去聲○凡事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之屬豫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四書 中庸

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
人心天命之自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身而言誠者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
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有弗學學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思思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
為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
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而無惡者。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夫以不美之質。求喪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喪
其不美之質。及不能喪。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所能喪。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
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則誠矣 人之德 所性而有者也 天道也 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一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喪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喪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道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所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置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道言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

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之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實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入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同用。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同體。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無疆而言也。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四書 中庸 卷之七 十七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不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節而下文兩節。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也。待其人而後行。兩節上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學者宜盡心焉。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興謂興起在位也。與平聲。○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謂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道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知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數○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辟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溥博淵泉而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道。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難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然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之純反。○肫。懇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綱口迥。反惡去聲。聞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褻衣。褻。細也。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細故。闢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細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其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引詩并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
之也威畏也鉄莖斫刀也鉞斧也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
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天聲與色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
今但言不顯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
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

中庸 卷下 三十一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終

